

# 浅析巴金的小说《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郭立军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 吴忠 751100)

**【摘要】**小说《家》以“五四”高潮时期四川成都为背景，巴金通过描写封建家庭中青年一代的痛苦和挣扎，控诉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罪恶。正如巴金说，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在小说中通过对对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怜悯，充分的体现了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巴金；人道主义；《家》

## 一、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

巴金在他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中曾明确表明：“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sup>[1]</sup>“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sup>[2]</sup>这充分说明，巴金的全部文学创作都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导的。他的创作就是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奋斗！他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充满爱的社会。陈思和在《巴金论稿》中说到“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他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制约着他的整个思想的发展，自然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人道主义是巴金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的整个作品中一条红线，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

小说《家》以“五四”高潮时期四川成都为背景，巴金通过描写封建家庭中青年一代的痛苦和挣扎，控诉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罪恶。正如巴金说，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sup>[3]</sup>

## 二、小说《家》中对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

小说《家》中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制度重压下高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作品中觉新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他渴慕新思想也愿意做一个新青年，然而当他面对封建专制制度时，他又表现出屈服和妥协，默默的承受着封建制度对他的压制。他成为一个“读新书，过旧式生活”<sup>[4]</sup>的人。

在事业上，他曾有理想、有抱负，渴望进大学深造，甚至想出国留学，有所造就。然而就在他的学业尚未结束时，家长们却要求他早点回去承担起长房长孙的责任，他屈从了家长们的意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过早的结束了学业回到家中，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

在爱情上，由于他对封建家长制度的屈从，导致了他的两重爱情悲剧。他憧憬美好的爱情。他与钱梅芬青梅竹马，彼此相爱，他曾经陶醉于这段纯洁的爱情之中。然而，他与梅的爱情之花含苞未放，就被封建礼教狂暴地摧残了。封建家长们以抓阄的形式给他定了婚，他在父亲“温和的眼光里”对包办的婚姻点头同意，没有说一句反抗的话，放弃了与钱梅芬的爱情，只是痛苦地回到房里用铺盖蒙着头哭。钱梅芬在她母亲的包办下嫁给了一个陌生人，她在抑郁中离开了人间。梅的死亡，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始终不能忘记与梅的旧情，这就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正如他对觉慧所说：“我怎么能够安心，我又怎么能够忘记她（指梅），但是我要多想到她，我又觉得对不起你嫂嫂。你嫂嫂那样爱我，我还要爱别人，象这样下去我会害了两个人。”这样的精神折磨是不堪忍受的！这只是他的第一重爱情悲剧。第二重爱情悲剧是他与瑞珏的爱情悲剧。瑞珏，一个聪明、美丽、纯洁、宽宏大度的妻子，这给他带来了不少温暖和慰藉。他与瑞珏的婚姻是合乎封建道德的，明媒正娶，父母包办。但是，为了顺从封建迷信，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为了不担任“不孝的罪名”，在封建家长的压制下他无奈地让自己的妻子搬到城外分娩，无辜地惨死在封建家长们的勾心斗角、倾轧混战的“血光之灾”之中。可怜的觉新连保护这样一个明媒正娶之妻的权利都没有，甚至于失去了与妻子诀别的权利。荒谬的封建迷信夺去了他的妻子，他感到愤怒和悲痛，这时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夺去了他的妻子。他痛苦的对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

他的长房长孙的特殊身份使他万般无奈的生存在高家封建家长和叛逆青年的夹缝之间。他在两难的处境中，痛苦的忍受与挣扎着。他因自身的痛苦的遭遇对觉慧的叛逆行动给予支持和同情，但是他又必须按照祖父叔父的意愿以维护封建家庭秩序和礼教，对叛逆者严加管教。这种特殊的处境使他的内心感到极度的矛盾。高公馆的统治者为了维持高家固有的封建秩序和自身的利益的需要，他们还强迫身心憔悴的他“为虎作伥”假他之手控制和迫害兄妹。新思想的启迪如春风吹开了他的心扉，他不愿有负于姐妹们的希望，从而为自己错误的言行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特别是当他一旦意识到屈服、妥协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时，他那颗软弱的心简直快破碎了，但是他又不能违抗封建家长们的意旨。他就这样痛苦地生存着。这在对待觉民的婚姻问题上有集中的表现。当觉民提出婚事自主时，觉新认为“没有一点错”。对封建包办婚姻，他是深受其害，有切肤之痛的。因此，他敏锐地感到祖父应允冯家亲事的决定“无异大错铸成”，“另一个年轻生命又从此断送了”；所以他“并不赞成”，但又认为“祖父的命令也是必须遵守的。”当觉民逃跑后，家长们把矛头都指向了他，责难他没有把弟弟管教好，让他尽快的找回觉民并劝服他同意与冯家的婚事，面对封建家长们的责难，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他没有反驳一句。他只得四处寻找觉民。在觉民面前他只能苦苦的劝说：“我劝你还是顺从爷爷罢，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就只有作牺牲者的资格”。他也曾为觉民寻找

过合法的反抗方式。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懦弱的觉新只能内疚地对觉民说：“你的心我已晓得，然而我实在没法帮忙”，作为封建礼教的牺牲者，觉新比姐妹们更了解这种牺牲付出的代价。因此，他在劝说时“差不多要掉眼泪了”，长房长孙的特殊身份，实际上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和人权，而且扑灭了他精神上极可宝贵的希望之火，使他戴着镣铐在悲苦的重压下濒于绝境，成为一个带着锁链而又要传达主人旨意的封建大家庭的奴隶。

他的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又强迫他维护封建家庭的“尊严”，而不能有失“体统”，连觉慧那样悲则大哭，乐则大笑的权利都没有。在这个封建的家庭中，觉新完全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自由。面对封建家庭的重压，他妥协，屈服，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我们可以说觉新是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的“病态灵魂”。

觉新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牺牲品，封建制度和礼教夺去了他的青春；夺去了他的事业和前程；夺去了他的爱情和婚姻；夺去了他的幸福。觉新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对人性摧残的结果。作者通过对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 三、小说《家》中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怜悯

小说《家》中通过对钱梅芬、瑞珏、鸣凤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描绘，有力的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钱梅芬，一个美丽、善良的少女，她对社会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期待着与自己的意中人结成美好的姻缘，由于家长们的专制，使她的美好愿望成了一场梦！她另嫁他人，但她不能忘记与觉新的爱情，终日生活在回忆的愁苦中，以致重病缠身，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无情地摧残和吞噬着她年轻的生命！最终，她带着满腹无处诉说的愁怨、带着对觉新的一往情深离开了人间！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夺去了她的青春，葬送了她的生命！瑞珏，这个良家女子，善良、贤慧，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觉新。但当她知道觉新和梅的关系时，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自己的丈夫，她更同情梅的遭遇，她还时常安慰梅。然而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温顺、善良的女性，最终还是惨死在封建家长们相互倾轧的“血光之灾”中。她那么爱觉新，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挡，使她在临终前连看上觉新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她狠命的喊着觉新的名字，在呼喊中绝望地离开了人间，可见封建礼教之吃人！鸣凤，高家的一个奴婢，一个“带着笑说话”；“脸颊上出现两个小酒窝”；“闪烁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的天真、温顺的少女。自从她一进入高公馆，就备受凌辱和折磨，她“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可怜、孤独的她只有从觉慧那里得到一点温暖，她渐渐的爱上了觉慧，她也憧憬着向往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然而作为奴婢的她，真正的噩运是高老太爷要将她作为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她不敢哀求高老太爷，她只能苦苦的哀求太太们，她说她愿意在公馆里做一辈子丫头，伺候太太少爷们，只是不要把她送到冯家去。然而面对着说话如法律一般的高老太爷，她的痛哭和哀求，丝毫不能改变她的命运。最终，她怀着对觉慧的爱；怀着对“以后的长久的岁月只是无终局的苦刑”的恐惧；怀着对人生的强烈的留恋，像许多薄命的女子一样，以死来抗拒封建制度的压迫，她在绝望与痛苦中选择了跳湖。她的死对高家的影响是不大的，婉儿顶替她被送给冯乐山，新买的丫头填补了她的位置继续去伺候主人，只有觉慧和少数几个人还有时想起她。作者通过对这三位女性悲惨命运的描绘，怒不可止的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从而深切的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总之，小说《家》创作于1931年，这时的巴金正值青年时期，巴金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接受并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在其作品《家》中巴金就用人道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人道主义主张把人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张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人格。《家》就是在人道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作家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去描写人、对待人的。具体表现为对封建制度和礼教下青年男女的命运的关注；对封建制度的罪恶的无情的控诉，对觉醒了青年们的反抗与叛逆行为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巴金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
- [2]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
- [3]张慧珠.巴金创作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 [4]陈丹晨.巴金评传「M」广东：花山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
- [5]王泽龙.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 [6]季美林.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8月
- [7]杨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

## 作者简介：

郭立军，性别：男，出生年月：1981.08，民族：汉族，学历：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方向中国古代文学。